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
第七十八回 張玉峰夜探夏家莊 鄧芸娘捉拿英雄漢

詩曰：虢國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騎馬入宮門。卻嫌脂粉污顏色，淡掃蛾眉朝至尊。

玉面郎君神偷譚逢春與百花娘子梅素英正在屋中吃酒，外面房上來了一位英雄玉面哪吒張玉峰，在那裡偷聽他二人所說之話，就知道屋中並不是夏海龍，想：「此等之輩，必是姦夫淫婦，他二人所說的話，實在不堪聞聽。」這張玉峰乃是堂堂正正的英雄，如何能看他二人這番的光景？他躡躡躍躍，在各院尋找夏海龍的住處。來至東跨院，見院中站定一個年輕的女子，有二十來歲，正在院中玩月。張玉峰正要走，那女抬頭一看，見房上站立一人。

書中交待，這女子正是鄧芸娘。他見房上有人，知道必是大清營的奸細，前來偷探夏家莊詳細。這鄧芸娘也飛身追上西房，掏出解藥聞到自己鼻孔之內，伸手將迷魂袋照定張玉峰迎面打去。張玉峰覺著一陣迷糊，往下一滾身，鄧芸娘早就跳在下面，用手接住，並未摔著他。把迷魂袋撿起來，把張玉峰抱在北上房東裡間屋內，放在牀上，用燈光一照，此人比那譚逢春長的更好。自己一想：「我今天正在悶悶不樂，不想拿著這個俊俏的美男子，倒是與我解悶之人。」先用繩把他捆上，然後拿出解藥來，抹在張玉峰他的鼻孔之中。張玉峰打了兩個嚏噴，醒過來睜眼一看，面前站著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，自己被人捆上，屋中並無別人。張玉峰看罷，連忙問道：「丫頭，你把老爺拿住，你是何人的女子？你把我放在這裡作什麼？」鄧芸娘說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告訴我，我饒你不死。」張玉峰並不隱瞞，自道了名姓。鄧芸娘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與你商量一事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張玉峰問道：「有什麼事情，你只管說來。」鄧芸娘說道：「我這屋裡並無外人，咱們二人成為夫婦，你的意下如何？」張玉峰說道：「你放開我，我就願意。」鄧芸娘說道：「你這個人說話不實，你得發個大誓，我方信你哪！張玉峰說道：「你要不放心我，你就把我殺了，我不會起誓！」鄧芸娘說道：「想你這人真奸詐！哪有不會起誓的哪？不拘你說一句什麼，我就把你放開。」張玉峰說道：「你放開我，我要跑了，我算忘恩負義之人！鄧芸娘把繩扣與他解開。

張玉峰坐起身來，心中一想：「這女子我也不知道他是夏海龍的什麼人，我慢慢把她穩住了，探探夏海龍的機密，好破這一座夏家莊。」主意已定，說道：「姑娘，我張玉峰倒是一片真心。你是夏海龍的什麼人？」鄧芸娘說道：「我不是夏海龍的什麼人，我也是在這裡浮住著。我是鄧家莊的人，我哥哥叫鄧天魁，他死在大清營大將之手，剩下我孤身一人，我跟著一個姓譚的來到此處。」張玉峰說：「方才你用什麼東西把我拿住的？」鄧芸娘說：「用迷魂袋，方才我用解藥把你解救過來。你要喝茶吃酒，一概現成。」張玉峰說道：「酒我倒不喝，你把茶拿一碗來我喝。」鄧芸娘給張玉峰斟了一碗茶來。張玉峰喝下去，說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話，你肯說否？」鄧芸娘說道：「只要我知道，我就告訴你。人人都可瞞，就是不瞞你。」張玉峰說道：「這莊中有一個人，名叫夏海龍，他手下共有多少莊兵，幾員猛將？」鄧芸娘說道：「我們來在這裡才有五六天的光景，他有多少莊兵，我焉能曉得？我真不知道。我就知道他這裡有兩員大將，一個名叫閻明，一個名叫杜勝。這夏海龍自從收了我們之後，他說有一位伊大人帶兵剿滅各路莊村。夏海龍著忙，於昨夜三更時分起身，到那金家溝雙虎莊去了。他說是在那裡調齊了人馬，與大清營決一死戰。我從的那個譚逢春，他也去往各處查點莊兵去了。我一想他原來也是有名的大盜，天地會八卦教內的賊人，待我跟前很透冷淡，我也不願意跟他了。你把我帶了走吧！那張玉峰一聽此言，知道這個女子不是良善之家好人，心中明白，口內不說，想要把鄧芸娘穩住了，得便好逃走。只見鄧芸娘一答一合的與他說話，他得空往外一躍，飛身將要上房，不料被鄧芸娘一迷魂袋衝他腦後甩去，張玉峰聞著一股異香之氣，翻身栽倒就地，昏迷不醒。鄧芸娘說道：「你這廝不是好人，我好心好意將你放開，你想要逃走，焉能能夠？」

鄧芸娘正說著，忽見房上跳下一人，伸手拉刀照鄧芸娘就刺。鄧芸娘一個箭步躍開，他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少年男子，生的白面朱唇，正在二十有餘的年歲；身穿藍綢子褲褂，頭上青手絹罩著頭，足下青緞薄底快靴，手中拿著一把鋼刀。來者正是鐵膽書生諸葛吉，見鄧芸娘拿住張玉峰，氣往上撞，跳下房來要殺鄧芸娘。這鄧芸娘躡在一旁，問：「來者何人？」諸葛吉一語不發，掄刀就刺。二人殺在一處，走了有七八個照面，鄧芸娘掏出迷魂袋來，照定諸葛吉一甩，諸葛吉聞見一股異香，就覺著頭眩眼暈，栽倒就地。鄧芸娘說道：「想這是大清營來的奸細。」伸手把諸葛吉捆上，帶到北上房。把張玉峰重新抱到屋內，放在牀上，仍然把他捆好，用藥把他解醒過來。張玉峰睜眼一瞧，仍然被他拿住，破口大罵：「好賤婢！你把我拿住，為何不殺？」鄧芸娘說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忘恩負義，方才我與你說些個良言，你不但聽，還想要逃走。我看你不願意活著了！」那張玉峰說道：「賤婢！你老爺堂堂正正的君子，豈肯與你這無廉恥人為婚！」那鄧芸娘一聽，氣往上撞，伸手拉出一把鋼刀，說道：「張玉峰！你敢說不從，我當時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張玉峰一陣冷笑，說：「膽大的賤婢！你打聽你張大老爺豈是畏刀避箭、怕死貪生之人？你要殺請殺，我豈肯懼你！」鄧芸娘聽到這裡，舉起鋼刀往下就刺。張玉峰把眼一閉，竟等一死。只聽「吧」的一聲，那刀扁著拍在脖頸之上。張玉峰睜眼一看，鄧芸娘「噗味」一笑。

忽聽窗外有人答言，說道：「好一個不要臉的賤婢，乾得好事！」鄧芸娘轉身拉刀出去，自打算譚逢春在回來，到院中一看，見面前站定一人。來者正是鋼腸烈士歐陽善，他從正南進去，各處一找，並不見二弟與三弟，心中正自著急，找到東跨院，見一年輕的女子，把三弟捆在屋中，正在那裡談諧。歐陽善說道：「好一個不要臉的賤婢，你等作得好事！」鄧芸娘出去，掄刀就刺，歐陽善擺刀相迎。兩個人正在動手，又聽房上有人說話：「呔！歐陽善急速快走，你兩個拜弟被我救至在莊門以外，久戰必受他人的暗器！」歐陽善聽說話之人耳音甚熟，不知是誰，一個箭步躍上房去。鄧芸娘並不追趕，回至上房屋中一看，果然被他拿住的兩人蹤跡不見。急出去又追歐陽善，又不知往哪邊去了。自己無奈何，回轉屋內，心中甚是煩悶。

歐陽善從這院中躡出去，方到了南莊門外，見兩個拜弟在那裡站立，說：「你們二人怎麼來到此處？」諸葛吉與張玉峰齊說道：「我二人在屋中捆著，進來一人，把小弟繩扣解開，叫我用涼水把我二哥解過來，把後窗戶拿下來，我三人出去，就不知那人哪裡去了。」歐陽善說道：「方才我與那女子動手之時，聽見房上有人說話，他說道把你二人救出莊外。」張玉峰說：「夏海龍並未在莊中，我已探訪明白，他往金家溝雙虎莊那裡調齊了四十二莊的人馬，要與大清營決一死戰。你我等急速回去，稟明大人，早作準備方好。」歐陽善說道：「也好。」他三人方要走，聽莊中一陣大亂，鑼聲驚天震地，齊聲喊嚷：「捉拿奸細呀！可了不得啦，把莊主奶奶給殺了！那譚大爺亦被殺死！這奸細大略走不甚遠！」那杜勝點齊了莊兵，在各處一搜，並不見殺人的兇犯。眾人追出莊外，蹤跡不見。

且說那歐陽善、諸葛吉等見事不好，三人連忙進了樹林躲避，順大路回歸大清營。天色已然大亮，方才到了營門，只見眼前站立一人，手中提著兩顆人頭，說道：「三位英雄慢走，某家在此等候多時了！」這歐陽善等三人抬頭一看，認得是紅鬃子馬杰，說：「你從哪裡來？」

書中交待，這馬杰一向冷落未提，只因他聽說張大虎在小竹子山身被重傷，在湖耳山鐵善寺廟內養傷，急忙來到湖耳山鐵善寺內，想要請名醫與他調治。焉想到張大虎的傷痕甚重，實在不能調理，後來張大虎故去，馬杰放聲慟哭，告訴鐵面僧紀忠買了一口棺材來，把大虎盛殮起來，派人報與欽差伊大人。後來聽說伊大人奉令回獨龍口，馬杰要在暗中跟隨保護伊大人。走至半路之上，遇見金四龍列成隊伍，與大清營打了一仗，馬杰在暗中觀看。黑夜之時，來至伊大人營中，亦在暗處巡風保護伊大人。忽見馬真前來行刺，要殺伊大人，被馬杰一袖箭將他打死之後，馬杰轉身回歸山神廟內。這裡廟中道人名叫周玄清，伺候茶飯。那馬杰與老道乃是知己之交。

且說這周玄清原來是鏢行的達官，為人極其忠誠厚道，眼下在此出家。